

太阳岛

副刊

下雪的日子

□朱明东



「哈报手机记者」陶演摄(资料片)

1

我盼下雪,就像盼一个盛大的节日。终于下雪了。轻轻拉开窗帘,雪花在窗外肆意浪漫。素裹的景,洁白的云,景色装点如梦如幻,气息清凉沁入心脾。城市、乡村,平原、山区,都被雪装饰一新。群岭、山坳、公路、街道,一切的一切,似乎多了一道耀眼的光。我痴痴地赏,细细地品,直看得山川手舞足蹈,直看得江河不再奔流。雪飘,梦在空中舞动;雪飘,心在空中歌唱。

我记得雪,就像记得老朋友;我记得雪的样貌,就像记得童年里的时光。我珍爱雪,就像珍爱梦中的姑娘,更像珍爱即将逝去的青春时光。天地造物,自然给予了我生长的空间,也教会了我自由歌唱。风、雾、雨,还有皑皑的雪,令我感动不已,也使我无限遐想。我是雪的弟子,我是雪的儿郎。在奔腾的雪国里,我有雪的羽翼,我有雪的飞翔。

我喜欢收藏雪记录雪。收藏雪,就是收藏人生的光,让生命开花,思想绽放;记录雪,就是焕发光彩,让灵魂自由飞翔。降临时赤裸,离去时孤独。生与死,朴素却不寻常。一个人要容下万千雪野雪山,更要有雪的气质和它洒脱的模样。毕竟,一种景色是一种态度,一种景色有一种芬芳。我信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是干净的,除了雪,还有美好的理想和温暖的善良。

我的态度不会因雪而冷漠,我的真诚只会因雪而绽放。雪歌一曲,激情在雪中燃烧,生命在雪中绽放。

2

大雪降临后,路就不再袒胸露背。

山也寒了,水也瘦了,而雪后的路,怎么看都有些臃肿。当然,石阶也好,小径也罢,都是路的延伸,路的戎装。

我始终相信雪有声音,否则,踩在雪上,脚下怎会那样同声歌唱?雪成了路的财富,路却痛苦不堪。毕竟路是大地的一种标记,却因雪的覆盖少了喧闹。可雪啊,终究不会让路走失,不会让路沦丧。雪没有恶意,不会因自身生命短暂,就制造混乱。雪和路浑然一体,像银蛇,似云梯,优美如玉带。没有不凡的轮廓,哪有流畅的美?于路而言,雪不论色彩,而在旋律。有人喜欢走宽直的路,有人喜欢走蜿蜒的路。而我笃定,怎么走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要有风格和品性。有雪路的地方,最能获得幸运。雪可构思,路却难省略。选择一条雪路,不为行走,只为融入清新的诗行。在雪路上行走,即使再艰难,也能自由奔放。

雪路是存在,是姿态,更是衷肠。有雪路,天和地可送福音,可听汇聚的欢歌。雪路未成形,天对地高不可攀;地对天难以驾驭。雪路呈现,天和地合融,就成了一个世界,一篇秀美的文章。

雪路在奉献。没有再好的方式,比在雪路上留痕更鲜活。一行行一串串,简简单单回味无穷。雪路培养诗人,成就作家,更能塑造哲学家。在雪路上记一分公正,路就会多一分圣洁,天地间就会留下一片清白、一片希望。雪路的价值不在于行走,而在于欣赏。雪路不是沙漠,不是绿洲,不是海洋;雪路是白帆,是羽翼,是月光。与音乐合奏,雪路就是轻灵之歌;同烈火燃烧,雪路就是灿灿的光。有雪路相伴,即便跌倒,你也不会遍体鳞伤。雪路使弱者充满信心,雪路使勇者坚强。

走上雪路,就会获得圣洁的光。

3

我走过很多桥,独于雪中过桥尚属首次。这世间没有谁会拒绝桥。纵然有再多的阳关道,在桥的面前,你都放慢脚步驻足歌唱。桥自有桥的轮廓,桥自有桥的模样。或直或弯,或平或隆,不同形状的桥,架的都是一道希望。雪桥的诱惑源于桥的本身,源于雪的飞扬。雪中的桥,因雪而淡然,更因雪而屹立如钢。

在雪桥上品味哲理,感受人生,总会收到一种惊喜、一种遐想。没有雪的桥是乏味的,没有桥的雪则更加凄凉。雪桥重在雪,过桥重在心情舒畅。雪塑造了桥的冷,桥汇集了雪的光。未悄悄而至,雪却纷至沓来;不成匆匆过客,雪已成厚重的过往。

有桥皆图画,无雪不诗文。驻足雪桥上,心境豁然开朗。桥有时很孤独,尤其是下雪的时候。雪自有雪的飞扬,桥自有桥的积淀。在雪的弥漫中,桥的身姿越发婀娜;在桥的衬托下,雪似乎多了份柔情。世界茫茫,心向远方。天下最难写的除了记忆,就属这桥上飘飘洒洒的文章。诗意中,桥自然是画的眼,雪自然成了诗中的韵。挥酒中,桥入了画,雪成了诗。

古人在桥上赏月,我在桥上赏雪。荡扬的雪,清寒的桥,合在一起,生出无穷的浪漫。苍茫百态,雪尽情飞舞。雪桥上飘荡的是一种情绪同样思想。赏雪在角度,品桥在灵性。雪会停也会融,可我还要体味它珍惜它。毕竟,没有桥,我就无法欣赏到这么美的雪。

雪桥是一个梦,雪桥是一首歌。雪与桥相互依存,秀美一身。在桥上赏雪,兴致无限;在雪中品桥,回味无穷。

江岸冬日人潮涌

□卞江波

大雪。上天不负哈尔滨,真的连续下了几场大雪,让哈尔滨,乃至整个黑龙江的冬天有了冰天雪地的名副其实。早上我被窗外耀目的光彩唤醒。遥望江南天际,天工巧夺地沿着江岸整齐地镶嵌一条鲜红色的彩条,下面一条青黑色是一道明显的地平线,建筑物还像睡在黎明前的梦里若隐若现。不一会儿太阳从一个高大楼宇后面羞涩地露出半张小脸蛋,只一会儿工夫就像气吹的一样又大又圆地挂在天上,刺目的火焰把天空照亮。

天晴日朗,心情也舒畅。今天是大雪节气第二天,又恰逢周末,我想去看看松花江上,还有江南岸的景象。下午3时许,我从江北乘坐地铁2号线在人民广场站下车,按照导向索引,从5号出口上来,正好越过江畔登上江岸。望眼江上,一片白雪皑皑。水真是大地的灵魂,仿佛它不动,围绕它的景物、植物都像被施了“定身法”一样,原地站着;船和江水长在了一起,江畔的一棵棵百年老树像被熏黑的雕像,粗壮挺拔而又饱经沧桑地耸立着,有的枝桠附身大地向来往行人敬礼,个别没来得及掉落的叶子冻在树杈上,像吊在上面的蚕翼,弱不禁风地摇动着,随时都有可能坠落。

回首岸上,但见三三两两的行人,头顶上戴着毛绒绒的厚帽子,围巾绕在脖子上,棉手套、厚底毡靴全副武装。年轻人徜徉在江岸上,孩子们也都包裹严实地在雪地上玩耍。有人坐在公园长椅上凝思冥想,俨然在春风拂面的夏天。多数青年男女或持手机或持相机照冰雪,照他们眼里所有的故事。

这时过江缆车在索道缓缓划过,像几只灵动的江鸥飞来飞去,让我感到一丝江上的活力,更多的是觉得江南江北被冰雪封冻的遥远距离。

这时灯光忽然亮起,两江两岸霓虹闪烁。缆车上亮起鲜艳的轮廓,灯光真是神奇,江变窄了,我好像一步就能跨上对岸的太阳岛。天变低了,缆车就在眼前划过。大树和江上的船舶也都动起来,城市全都被点亮了。

人渐渐多起来,我看见防洪纪念塔就在眼前,这时的江岸边已经人挨人了。纪念塔前几名少年正在演唱第九届亚冬会会歌《尔滨的雪》。歌声稚嫩亲切,孩子们光着手举着两枚道具雪花,只戴着耳包,唱得令人心热,冻得让人心疼。

我从过街通道向中央大街走去,这里已是人如潮涌了。不知他们是来自华东还是西南、西北的“小金豆”,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,但开怀的笑声和我们相同,开心的笑容我们看得清。哈尔滨真是神奇。人潮如织,笑脸盈盈的游人在-20℃的寒冬里,要么手里拿着热饮慢嚼,要么嘴里咬着马迭尔冰棍、冰糖葫芦细品,要么手里攥着大串羊肉串、烤香肠。咬一口不管是冰牙的凉,还是烫嘴的热,嘴里都冒着哈气和欢喜。

“小金豆”们说着笑着,拿着手机相机照摆弄着,像走在自家庭院里那么自如。我赶忙站下,给“小金豆”让路,让他们在家玩得开心、顺心、舒心、暖心、放心。

回程的公交车上,每到一站一位女性亲和悦耳的声音用中英文反复播报着:“雪韵冰城,燃情亚冬,×××站到了……”哈尔滨的雪韵冰城圆舞曲已经奏响,燃情亚冬之火更把金山银山照亮。哈尔滨的冬天已经被温暖的画笔调出了斑斓色彩。这里的冬天已然成为春天。

冰排:流动在我心里的冰雕

□周丽纯

又到松花江跑冰排时候了。每天我都要去江边看看,如果冰排下来了,我就急忙走上大桥观看,冰排从上游奔腾而来,那浩荡的阵势,摄人心魄。

说起冰排,就有许多的故事想说。每年的春季开江和冬季封江时,黑龙江水系的大小江河都要跑冰排,这是一幅自然展开的一幅壮丽的流动画卷,一道无与伦比的亮丽风景线。江河千里挤冰排,千军万马搏杀来。它就是冰城流动的冰雕、奇特的冬景。

每年的4月中旬左右,是松花江开江时节。春风掠过江面,打开了冬日的大锁,坚固的冰层开始脱节,江水漫过冰面,温柔地舔舐冰的脸庞,触动了江冰内心的柔软,顷刻间崩溃了,分解成大大小小的冰块,形成了冰排。此时冰排犹如脱缰的野马,在河槽之内咔嚓咔嚓相互撞击着向前奔去,后面的冰排骑上前面冰排的脊背,一块又一块叠成罗汉;有的冰排像钢叉,有的冰排像尖刀,有的冰排像举着旗的指挥官,呼喊着,前呼后拥着,以排山倒海之势,从上游向下游浩荡而来,发出巨大的吼声。这场面,每次都给我无比的震撼,每次都给我一种向前冲的勇气和力量。

大家在哈尔滨市区看到的冰排,多数是松花江的文开江。因为气温迅速回升,上游的冰排流到哈尔滨段,都融化成小块,像天上洁白的云朵,飘飘然地落在水上,欢快地向下游流去。冰排很温顺的样子。人们会欣喜地喊出一句,开江了,春天到了。在冰城人心里,开江就意味着春天来了,封江就意味着冬天到了。

正常情况下,每年11月20日左右是松花江封江的时候。当江水的水温(不是天气的温度)下降到零度的时候,江边开始出现了冰须子。随着气温的继续下降,冰须子结成了冰块,气温越低,冰块在流淌中就越多越大,冰层也会越来越厚。在遇到气温骤降时,很快

冰块就碰在一起连成洁白的一片。江被封盖上了,跑冰排的表演到此结束。

待到冰层冻到60厘米厚时,就可以采冰了,它们被运到冰雪大世界和兆麟公园以及主要的街道,做成了各式各样的冰雕。此时哈尔滨变成了晶莹剔透、如梦似幻的世界,哈尔滨又出现万人流动观看冰雪的盛大景象。

现在江中跑冰排,大家都是观赏大自然的奇特景象,然后拍照、发抖音、发朋友圈。可过去跑冰排却与我们航运工作息息相关,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。

过去水上航运旺季时期,跑冰排也给我们水上运输工作带来困难和挑战。黑龙江水系的各大干流,都是季节性河流,有半年左右的封冻期。我们要利用好半年的通航期,对冰排时间的预报和掌控至关重要。每年进入4月份,我们航道部门就开始密切关注松花江上游的天气变化、水文动向,提早作出流冰预报。临近流冰的前几天,单位调度部门的工作人员,每天都要到哈尔滨上游50公里左右的松花江江段察看冰情,如果这里的江面冰层融化脱节了,那哈尔滨江段很快就要流冰了。

上游一流冰,我们江北船坞即刻开始冰上爆破,炸开一条通道,把所有的船舶都发动起来,准备驶出船坞,进行编队。开航前的工作都要事先计划好,航标船何时出发恢复航标、生产船如何编队、谁在先谁在后,都不能随意乱来,得听调度室的命令。为确保全年的运输生产计划的完成,开江出航必须争分夺秒,不能耽误时机。

那时,每年开航之前还要举行隆重的开航典礼仪式。典礼仪式就在松花江航运局船舶的千吨驳大码头上举行。客运码头船上张灯结彩、锣鼓喧天,彩旗飘飘。停靠在岸边修整一新,开往上下游的客船整装待发,船员们穿着崭新的船员制服,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着。首先领导做简短讲话,然后航运局艺术团开始表演

节目,唱歌、跳舞、舞狮子。典礼结束后,旅客检票上船。最后船长走上驾驶台拉响汽笛、鸣的开船汽笛在岸畔回荡,满载旅客的客船缓缓离港。人们在岸边欢呼雀跃、挥手告别。

来到秋末冬初,快封江的时候,在江上工作的船只都要返回船坞进行维修。收船工作对流冰时间的掌控更为重要,船只能否收得回来,考验着每个船员的技术能力和领导的指挥能力。

我们航务局杨连地局长有一篇回忆文章写到,1998年的10月末,同江至哈巴罗夫斯克江段,流冰比往年提前十几天,短短24小时之中,上游淌下来的冰排和沿几条小支流流入黑龙江的冰排,同时涌入这一江段,眼看着要把大江封死。而我们还有6个船队在哈巴罗夫斯克卸完货,正在返航的途中。这些船队顶着满江的冰排,逆水上航,有的船前舱被冰排撞漏了,船舱已经进水;有的船推进器被冰排打坏了,形势十分严峻。当时,单位领导正在松花江带领船队返航,这时突然听到在哈巴罗夫斯克船队告急的通报,当即决定调整航向,将一艘有破冰能力的消防艇和航道工作艇开往哈巴罗夫斯克方向,接应我们的船队。一进入黑龙江,只见满江的冰排已经连成一片,只是大块的冰排之间还有一些缝隙。杨局长决定,消防艇在前面开道,航道工作艇紧随其后,硬是在冰排的缝隙中撞开一条通道,用无线电指挥返航船队尽快编成一列纵队,务必同时返航,绝不能丢下一个船队。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航行,在距离哈巴罗夫斯克20多公

里的地方,我们的救援船终于与返航船队汇合了。这时天黑了,大江上伸手不见五指。更加糟糕的是,那里是俄方控制的江段,航标灯早已被他们收回了。此时冰排的流量还在急剧增加,船队随时都有被冻在大江里的危险。杨局长当即下令:所有船舶都打开探照灯,有雷达的把雷达都打开,检查一下无线电话,保持通信畅通,一个船队跟着一个船队,开足马力返航。黑夜里看不清岸线,找不到航标,冰排围堵,逆水行舟,指挥船在前面开道,冲开冰排,船队紧随其后,硬是在满江冰排之中开出一道冰沟。返航船队上的所有船员都是彻夜未眠,航行了十几个小时,太阳才从地平线上爬起来。站在指挥船的驾驶室上回望,返航的6个船队一字排开,两侧的冰排几乎围成一道冰墙,两岸白雪皑皑,一片苍凉。风雪中,桅杆上的五星红旗迎着凛冽的寒风高高飘扬,鼓舞着每个人的士气,坚定信心、破冰斩浪,朝着祖国的方向全速前进。终于在第二天全部安全地进入了还没有流冰的松花江,顺利返航。

虽然这是20多年前的往事,但每次看完这篇回忆文章依然让我激动,眼睛潮湿。我为我们单位的领导和船员感到光荣和自豪,他们爱岗敬业、不畏艰险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。

春来秋往,江中的冰排依然流淌。这冰排留在我们航运人心中不只是壮景,还有与冰排奋战的难忘经历。

今天江里又流冰排了,这冰排就像座座流动的冰雕,流动在我心里。

我们的新时代